

克隆人技术与人类尊严

曹胜斌, 段联合

(长安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 生物技术特别是克隆人技术对建立在神秘感基础上的人类尊严构成了严重冲击;以至必须以理性来维护人类生命的独特价值和尊严。目前,围绕克隆人技术的伦理争论已经广泛地展开。然而,任何对具体技术的伦理争论,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伦理准则之上,这样的伦理准则可以概括为两个,一是决不像制造机器一样制造人,二是决不像对待机器一样对待人。以这样的伦理准则,有关克隆人技术的几个伦理问题便可得以解决。

关键词: 克隆人; 生物技术; 人类尊严; 伦理准则

中图分类号: B8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3)04-0011-05

About Human Clone Technology and Human Dignity

CAO Sheng-bin, DUAN Lian-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The biologic technology, especially human clone technology, impacts traditional ethic based on human dignity. It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man from losing the value and dignity by rationality. Today, ethics arguments about clone technology has been outspreaded all over the world. However, any argument about the technology should rely on some ethical principles. There are two ethical principles; the first is that the technology should never make a man like make a machine; the second is that the attitudes towards man and machine are different. Based on these principles these ethical problems related to clone can be solved quickly.

Key words: human clone; biology technology; human dignity; ethical principle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生物学世纪。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合流,将带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革命性变化。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伴随克隆羊“多利”的诞生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克隆人和改进人的遗传特征在理论上已经可以预见了。

由于生物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的发展,使每一个人的诞生从自然属性来看,不再是宇宙中的奇迹和自然生命的延续;从人文的观点看,不再是父母、家族的惊喜和期待;从宗教的观点看不再是天赐的缘分和上苍的礼物。而只是一种人为干预的结果。当奇迹不再出现、缘分业已消失、期待化成泡影、礼物退去魅力之时,我们该从何处再

去寻觅那份人类生命独有的价值和人类高于它物的尊严呢^[1]?

一、克隆人技术引发生命伦理争论

人是一种有道德的生物。对于道德的反思乃是伦理学的基础。一般而言,伦理学的天职并不在于为具体的行为提供某种特定的标准,伦理学的反思有助于我们避免行为中的道德悲剧。因为,只有当我们把自身托付给某种世界观和价值观时,我们才能从中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并义无反顾地在这个充满各种诱惑的世界中走自己的路。从人文科学的观点看,生命伦理学正肩负着在现代生物科学技术

收稿日期:2003-01-06

作者简介:曹胜斌(1963-),男,河南项城人,哲学硕士,长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的视野中,标注人类独特价值和尊严的使命。

我们先来看看当代生物技术在能够和可能的情况下怎样对待人类生命。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由于生物技术飞速发展,如器官移植、胎儿产前诊断、安全人工流产、基因工程、动物克隆技术等,使得医学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对于传统医学来说,帮助病人恢复健康是它的首要使命,所有手段基本上都是自然意义的,比如药物和手术。但是,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手段有时却大大地超越了这种自然意义。现代医学有时可以不惜重金去延长一个人的寿命,可以为了商业利益,从另一个穷人身上取出器官以提供给有此需要的富人;也可以通过产前诊断以确定胎儿的性别以及是否有遗传性疾病,并进而决定这个胎儿的生存权。更进一步来说,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甚至还带来了超出正常医学范围的东西。比如,体外受精、试管婴儿乃至人的克隆等。它们都对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带来了强烈地冲击;并且涉及到我们对生命的最深层次的看法,这就是:生命是什么?应该如何定义生命?更为至关重要,人是什么?人可以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支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人应该如何决定自己的生与死?最后,人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这些问题正是生命伦理学应该关注的焦点。

从多利的“一枝独秀”,到近年来其他克隆动物的“群芳争艳”,克隆技术正不断发展,“克隆”本身已为人们所普遍关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严肃的科学家慎重对待克隆人的同时,标新立异的动机和可期利用的商业价值也在促使一些人加速进行克隆人的地下实验。日前,炒得沸沸扬扬的邪教组织克隆的人问题,引起了诸多困惑与争论,正是对上述生命伦理问题的集中反应。某些科学家就对克隆人持赞赏态度,在他们看来,应该庆幸人类又掌握一种可以谋取幸福的新技术。而某些宗教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甚至某些生物学家,却由此生出一种“天要塌下来”的忧虑。克隆人技术的伦理问题实际上是无法回避的了,关于生物技术广泛而深入地的伦理讨论也到了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围绕克隆人问题,引发的许多争论实际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体现在人自身之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技术是否正当、合理的应用问题。前者涉及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后者则是社会管理问题,而且受前一个问题答案的制约。

克隆人技术确实可能与历史上的原子能技术等

一样,即能造福人类,也可祸害无穷。但“技术恐惧”的实质,是对驾驭技术的错误的价值观的恐惧,而不是对技术本身的恐惧。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也告诉我们,当人类面对伦理道德的危机时,应该理性正视现实。历史上输血技术、器官移植、核武器等等,都曾经带来极大的伦理争论。而当首例试管婴儿于 1978 年出生时,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但现在全世界已经有 30 万试管婴儿。可见,某项科技进步最终是否真正有益于人类,关键在于人类以何种价值观对待和应用它,而真正的危险在于因为暂时不合科学情理就因噎废食、置之不理或疏于管理。

从技术是否正当、合理的应用这一问题出发,目前比较普遍的反对克隆人的意见是基于技术上的考虑。因为,从克隆羊的情况来看,该技术成功率只有 1/270,倘若应用于人类,这不仅使供卵者承受控制荷尔蒙的风险,增加孕母的流产次数,并有可能使克隆出来的婴儿有严重的缺陷。但事实上,即使在人的自然受孕中,也有先天的流产和畸形的概率,两者仅有数量上的差异而无本质上的不同。再者说,任何技术应用的基本前提就是它必须成熟、可靠,而不是大量产生残次品。更何况,随着技术的改进,克隆技术的成功率还有望增长,直到令人满意的可靠、成熟,这是可以预期的。

一种更为精致的反对意见出自哲学伦理学的看法,认为一个道德的行为必须出自于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克隆得到的人却不是他本人自由意志的结果,所以,这就不是一个道德的行为。这是不是一种站得住脚的理由呢?且看我们自身,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都不是本人自由意志的结果,我们全都是被某种神秘莫测的命运莫名其妙地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用宗教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缘分”。可见,在这个世界上,有些根源性的东西不可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但绝不能说它们不道德。

还有一种更社会化的反对意见是,克隆人技术的普遍应用,将对传统伦理和婚姻家庭观念,进而对现有社会结构造成极大冲击,甚至致其瓦解,这无异于人类自我毁灭。这是一种把可能性当作现实对待的忧虑,是真正的“杞人忧天”。首先,就历史规律而言,在社会和技术发展还没有迫使人们放弃传统观念以前,有多少人会选择克隆方式来延续自己的生命。至今有多少人选择和能够选择拥有核武器、试管婴儿呢?谁都知道,在现代社会,任何选择都是责任和义务的选择。其次,单就技术对社会传统观念、结构造成极大冲击而言,它不构成反对技术发展

和应用的理由。因为历史上所有重大的技术革命都对传统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迫使它变革,推动它发展。金属工具的产生和普遍应用,改变了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近乎种群意义上的平等,致使一个残酷的奴隶制社会得以产生。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打破了农业社会的稳定结构,使大量手工业者失去了他的作坊,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和家园,工业社会得以加速进程。接着是内燃机、电力、电讯、核能、计算机、网络、基因育种、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哪一个不都对社会传统进行了冲击,同时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二、以理性维护人类生命尊严

由此看来,上述从技术是否正当、合理的应用问题考虑的反对意见正如支持意见一样,它们均是站在某一功利层面为自己辩护,而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那么,实质是什么?实质就在于如何看待和处理体现在人自身之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反对者认为克隆人违背了自然的本性,它把神圣的人降格为物,从而使人成为技术操纵的对象,以及可以在流水线上大量复制的产品。想一想,每一个生命都是从一颗受精卵开始,排除其他所有存在的偶然因素,就在受精的一刹那,平均有上亿个精子竞争与一个卵细胞结合的机会,最后的胜利者就是来到这个精彩纷呈的世界上的我们中的每个人,这就是生命奇迹,对此,我们只能接受,并产生一种由衷的敬意。

反对者进而强调,克隆人技术粉碎了这一奇迹,或者说,还奇迹于平常。于是,个体生命的诞生不再是一件值得敬畏、膜拜的奇迹,而是一种深深的必然,从某个人的体细胞中再克隆出一个生命,它必然与它的亲代完全相同。这样天地间最大的奇迹就成了一件最为单调、乏味的生产制造,犹如根据一张图纸造出一部机器,有的仅仅是重复,而无任何创造的乐趣。这种反对意见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当奇迹化为平凡之时,我们该从何处再去寻觅那份生命特有的纯真和人生的价值呢?我们又该如何寻求生命和整个人类高于自然它物存在的价值和神圣尊严呢?

他们的忧虑不无道理。的确,在新时代的技术条件下,源于对生命神秘而神圣的传统宗教和哲学赋予人类的尊严感、荣誉感正在日趋式微。用科学的眼光看,的确人和其他物一样,是一种纯粹的物质存在,可以是利用和操纵的对象。比如,人工受精的出现,就使得生殖行为不再是男女之间的一种自然

的、富有激情的行为的结果,而是赤裸裸的技术操纵。现在,克隆技术使精子和卵子充满神秘的结合都变得多余,人的生命原来可以借助克隆技术,像低等动物甚至植物一样得以延续。

可见,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源自于人们思想深处的最为深刻的敬畏感——对生命奇迹的赞叹——已荡然无存,这才是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深刻危机,即人类的价值和尊严再也不能借助对他的神秘和敬畏延续了,生命伦理学到了必须借助理性,制定伦理规则来对技术进行伦理评判,从而维护人类尊严的时候了!

正如任何理论体系都出自于某些不证自明的公理一样,生命伦理学也需要这种最高公理,这一公理及其推演应对一切有可能危及人的尊严及其在自然界中的神圣地位的技术,做出合理的评价和选择,以免人类的技术行为毁灭自己的存在。基于这一立场,笔者提出两个生命伦理学的两个最高准则,任何违背这两个准则的技术行为(而不是技术)都必须加以严格限制和禁止,而对可能挑战伦理准则的技术都应该被慎重对待,限制其应用范围和领域,比如核武器技术、基因治疗技术、病毒程序和克隆人技术等。这两个生命伦理的准则是:

(1)技术决不能像制造机器一样制造人。即任何科技手段都只能制造像人一样的机器,并不在机器中引入毁灭人类的程序,也决不能制造机器一样的人或者像制造机器一样制造人。

(2)技术决不像对待机器一样对待人。即任何技术行为都只能像对待人一样对待机器,即可以拟人化对待机器,但决不可以像对待机器一样对待人,即不可以非人化地对待人。

这是因为,人不仅仅是生物的、物质的人,他还是一个具有文化传统和精神自由的人。作为一个生物的人,你可以不计手段地去追求生物学意义上的效率最大化;但作为一个具有文化和精神规定的人,他还必须有他独特的意志和特定的文化内涵,并能够反思他的所作所为。保护人的精神和意志、尊严和自由正是伦理学的使命所在。但是,精神文化意义上的人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又是统一的,人的所有文化习俗、精神自由都是需要其物质载体的,并反过来有利于促进人的物质性生存,尤其是一种长远的、健康的、体面生存。

人类应该理性地正视现实克隆人。克隆出“多利”的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副所长格里芬指出,他目前反对克隆人的主要原因是,在人们尚无心理准

备的情况下,克隆人可能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已有相关信息表明,克隆人可能很快出世,但届时人类社会或许并没有做好接受他的准备。现在,人们迫切需要做的是,以理性直面克隆人,通过讨论对某些具体伦理问题达成共识,以便加快有关克隆人的立法,从一开始就将其纳入严格、规范化的社会管理之中。

三、克隆人技术的伦理问题分析

首先,任何技术必须成熟可靠。科学家告诉我们,克隆人的现有技术条件并不成熟,因此它不具有真正满足社会需要的价值,不应当推广,否则就是对科学技术精神、对社会的践踏。我们已经知道,由于生物间的发育机制并不完全一样,极少量动物克隆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人们已掌握了克隆人的技术。现在高等动物克隆的成功率也还很低。“多利”是克隆 277 个绵羊胚胎后惟一的“硕果”,照此推算,最乐观的估计,克隆人的成功率也不足 0.5%。有关研究表明克隆生物个体存在缺陷、早衰等现象,现在的克隆手段,都还仅仅是遗传物质的置换,离不开卵子和生物性子宫。因此,克隆人的孕育过程尚存在将女性工具化(机器化)的问题。出于以上考虑,在技术上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克隆人技术的实施将直接威胁克隆人的生命和尊严,并有可能将其孕育者工具化。所以目前不应将克隆人技术应用于人类生育目的,这不符合我们的伦理准则。即便从传统伦理观念出发,就像其他领域的技术不成熟不能加以应用一样,不成熟的克隆人技术也是不能扩散的,相关研究也应当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

其次,与技术问题相比,人们更为害怕的是克隆人在伦理道德等方面带来的巨大冲击,应当如何对待呢?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遵循着有性繁殖方式,而克隆这种“实验室里人为操纵下制造出生命”的方式,确实让人难以接受。尤其在西方,“抛弃了上帝,拆离了亚当与夏娃”的克隆,更是受到许多宗教和哲学人士的质疑。克隆人与被克隆人之间不可避免的要存在年龄差距,两者的关系不同于父子,也非兄弟,有悖于传统由血缘确定亲缘的伦理方式,这也是另一个对伦理道德的巨大冲击。但是,我们注意到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早已超越了传统的血缘关系,传统道德也已经不足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社会的存续和发展越来越依赖现代法律制度。我们可以用法律形式确定克隆人和他的供体之间具有类似血缘关系的权利和义务,甚至规定克隆机构

对克隆人负有连带、担保责任。现在问题的关键可以转化为供体和克隆机构使用克隆技术时是不是符合伦理准则。如果他们使用克隆技术,不是像生产机器一样地克隆人,而像使用有性结合一样使用克隆技术去延续神圣的生命,那他们克隆人是可以接受的,这只是他们选择了另一种生命延续方式而已,也就是说,克隆技术(至少是像有性生殖一样成熟的)被这样使用应当是可以接受的。这就像原子能技术应用于和平和发展可以接受,而应用于大规模地杀伤他人(像毁坏它物和屠杀动物一样)是不可以接受的一样。

第三,“克隆人”被克隆的只是遗传特征,而受后天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的思维、性格等社会属性是不可克隆的,因此在社会性方面克隆人和供体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因此,历史人物不会因克隆而“复生”,一个人也不可能被克隆而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延续。所以,从我们的伦理准则看,仅仅出于生物遗传特征的延续而进行克隆人,实际上就是把人作为动物机器对待的技术活动,是不能允许的,这就如同把生育当作赚钱的技术手段不能允许一样。只管克隆而不打算给予克隆人文化和精神关爱的克隆行为,是对自己、社会和人类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既是不道德的,又应当是违法的。

最后用上面的伦理准则分析一下有关克隆人的一些具体问题。

(1)一个克隆人是否一个法律意义上正常的文化人。不管克隆技术怎样发展,克隆人怎样产生,只要他是合法的克隆技术活动所产生的人,只要他一旦出生,他就是人。虽然从生物遗传的意义上讲,他与被克隆者实际上存在着年龄差的同胞胎,正是这一点让人们觉得很难应对伴随克隆人出现的伦理关系。但是,法律可以规定克隆人和其供体之间具有类似血缘关系的亲子关系,亲代应当给予他抚养、教育、关爱。如果他不愿意接受这种法律责任,他大可不必选择克隆自己。因此,我们应当明示世人,克隆并不能创造生命,克隆只是从现在的生命中延续生命,生命特别是人类的生命仍旧是世间神圣的、不可随意处置的意志存在。人们可以选择的只是以何种方式延续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应不应该珍惜和尊重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每一个准备克隆自己和克隆他人的人都必须明白,虽然人的克隆不是一种自然过程,不是生育的一种自然形式,甚至可以说它是借助人造环境的生育过程。但克隆人的过程仍然是生命的诞生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法律所赋予的神圣性,不

可随意进行,就像履行结婚和生育不能随意进行一样^[2]。

像所有刚出生的人没有灵魂一样,克隆人来到世间也没有灵魂。但是克隆人同正常人的成长一样需要关爱,并逐渐有情感和感受,借以形成他的性格、意志和整个精神世界。出于我们伦理准则的法则,应当赋予克隆人一个和正常人一样的社会和充满关爱的家庭环境,尽管这个家庭可能是一个单亲家庭。任何歧视、蔑视、虐待、遗弃克隆人的行为都构成了对他人生命的不善待、不尊重,甚至侵犯,就如我们不能非人地对待单亲、离婚子女甚至孤儿一样。

(2) 每人都拥有克隆自己的权利,也同时承担相应的义务。虽然克隆被认为是将来治疗不孕症的良方;但从根本上讲,克隆人还是合情合理地从生命母体中制造的,是母体合法选择的结果,并不是某个人就能随便克隆一下的结果。如果有人想克隆人并让他(们)像奴隶一样做大量的工作,我们必须要让他明白,他根本无权像生产机器一样生产他的奴隶,也无权像操纵机器一样奴役克隆人。这就如同他无权像制造机器一样生育孩子,也无权像对待机器一样对待自己婚生子女。克隆人同人一样有神圣的生命,因此他也有正常人一样的权利和义务,即便你是他的供体,你也没有权利剥夺他的权利和免去他的义务。所以,当任何人选择克隆自己时必须记住:你必须尊重、善待这个生命,这是你进行克隆的前提。

(3) 允许克隆出单个人体器官,提供给已经拥有生命的人。有研究者理论上证实可以只克隆人的某些器官,科学家认为这样克隆出来的器官会同母体具备相同基因,在器官移植时排斥性会很小。这样的技术行为目的是为了维护现有生命的存在、延续和尊严,而且不伤及其他生命的存在和尊严,因此是道德的和合法的。但我们的伦理准则不允许克隆一个完整的生命体,然后牺牲他,支解他的器官,去挽救另一个生命。从伦理准则上讲,克隆无意识的人属于不道德行为,无异于制造机器一样的人;但同时须注意,克隆无意识的人需要更复杂的知识与技术,因为意识并不具备能通过基因随便拿走的特性,也没有独立的DNA能决定意识是否存在。更进一

步说,证明一个克隆人没有自我意识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植物人,我们也得承认他内心还是有意识的。最后,在我们杀死克隆人并获取他的器官时,我们已经是在像对待机器一样对待人了,这也是与我们的伦理准则相背离的,因而也应该是法律严格禁止的。

4. 决不能把人的细胞核放进绵羊的卵子里去克隆“羊人”,更不能将绵羊的细胞核放在人的卵子里克隆“人羊”。虽然眼下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主要由于放进卵子里的遗传物质开始分裂之时,是依据卵子里的蛋白质所发出的指示工作,倘若卵子和DNA来自不同的物种,则有关的指令不能配合,就像人听不懂绵羊的语言一样。但是,科学技术看来是一个无所不能的魔杖,学者们应该遵守我们的伦理准则,不要举起这个混淆人类与它物的魔杖,因为这根本就是拿人不当人而拿物当人了,并将使人类永久失去其在宇宙中存在的独特价值和尊严。

四、结 语

1996年,一只名叫“多利”的小羊曾让这个世界沸沸扬扬,从那时起人们就有预感:克隆人会不会跟在羊的后面?几乎所有的人都为这个想法惶惑不安,人类在科学面前已经沒有一丝神秘余地了。可是热闹的反响声并没有抵得过某些科学家的狂热。既然理论上可能,技术上也就会跟上可行,似乎真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科学技术的步伐,也许那个还不知道名字的克隆人就要出世了,也许我们能做的只是,在他到来之前学习跟克隆人打交道的规则了。尽管用尽想象,我们仍然不能准确地预知科学技术,特别是克隆人技术会将人类社会推到哪一步。既然克隆人注定要出世,我们还是思想上、法律上和管理上做好准备,以免他真地来了,我们却茫然无措。这样想的话,我才感觉此文有些价值。

参考文献:

- [1] 耿朝晖,俞新大. 基因工程与21世纪[J].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科学技术哲学,2002,(3).
- [2] 张 扬,萧 扬. 克隆人算是什么人[N]. 北京青年报,2001-02-05.

[责任编辑 杨彬智]